

叶兆言文集

风雨无乡

ISBN 7-5399-1066-6



9 787539 910666 >

ISBN 7-5399-1066-6/I · 1000 定价:12.80 元

124

640

文艺出版社

风雨无乡

作 者：叶兆言
责任编辑：沈 瑞 孙金荣
责任校对：薛 亮
责任监制：江伟明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 210009）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：赣榆县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插页 2 印张 9.75
字数：200,000 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,3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7—5399—1066—6/I·1000
定 价：12.8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叶兆言文集

绿色咖啡馆

殇逝的英雄

枣树的故事

古老话题

爱情规则

风雨无乡

作家林美女士

责任编辑：沈 瑞

孙金荣

装帧设计：速泰熙

摄 影：速泰熙

目 录

最后一班难民车	1
日本鬼子来了 ·	37
夜来香	91
风雨无乡	155
古岭事件及其他	229

最后一班难民车



第一章

父亲他们到达那家小客店时，天刚刚亮了一会。小客店的老板正靠着门前一株樟树打瞌睡。潘师母站在那儿叫了几声，走过去拉醒处在云里雾中的老板，用苏州腔软声软语问道：“先生，车子有哇，火车啥辰光来？”老板醒了，慌忙站起来，想了想，连声说：“有，有有，请——”打了个很漫长的哈欠，指了指小客店，“好好，先住下来，歇口气。”

空空的小车站其实只一截水泥站台，一道铁栅栏，小客店是铁路边唯一的建筑物。潘师母又问了一句：“火车啥辰光来呀？”她踮起脚，往西边望过去，“住倒是用勿着，歇歇嘛，蛮好蛮好。倪师母，走，进去再说。喂，阿福，勿要立着勿动，帮帮忙，拿行李。”

潘先生和祖父与抬轿子的轿夫吵了起来。祖父忿忿地说：“国难当头，你们怎么可以乘机敲竹杠呢？”潘先生把祖父推到一边，拎了拎袖子，对轿夫的领头说：“这一路吃辛吃苦，加两个小费是可以的，不过我们只是教书匠，又赶上逃难，这——”潘先生的几句话感人至深，几个轿夫突然异口同声叫道：“四十五元，少一点也不行的，不行的。”

“原来说好十五元，凭什么一下子翻了两倍？”祖父气得直跺脚，“你们总该讲点道理。”

潘先生又一次推开祖父，低声说：“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跟他们吵是浪费力气，我来，我来对付。你去问问火车什么时候来。”他胸有成竹地咳了一声，慢吞吞说，“出门在外，和为贵，我们有事好商量嘛。”

“商量个屁，”轿夫中面目最凶的一位瞪着眼睛说，“都把你们送到了，我们要敲竹杠，早就在半路上跟你们要钱，你们他妈的又能怎么样？说好话没用。十五元，真正寻开心，兵荒马乱的，弄不好就抓了壮丁，就十五元，那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行。”

“十五元是原来说好的。”潘先生依然陪着笑脸。

“说好个屁，谁答应你了？”

潘先生笑着指指那年老的轿夫。面目最凶的那位叫道：“你给他十五元好了，反正我没答应。”潘先生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连续指着几位轿夫：“你，你，还有你，不都是说好十五元的，明明是你们赖账，怎么反过来强词夺理怪别人。”

“谁他妈的强词夺理？你们坐了轿子还想不给钱？”

祖父气得在一旁插不上嘴。潘师母和祖母各自忙着照顾

自己的孩子。小客店的老板将两位太太领进客房，安慰说：“先住下来，住下来，不要急。”老板告诉两位太太，说火车在天亮前就开走了，又说司机每次来，都讲明是最后一班车，已经好几天，天天都说最后一班难民车。“车子总会有的，只要小日本不是真的来了，总会有车的。难民这么多，这么多，不派车子来行吗？”说到难民多，老板解释道，“你们不要看看现在人少，一会就客满了，到时候走廊上屋檐下堂屋里都是人，你们来早了好，早了好。”客店外面，潘先生和轿夫讨价还价不可开交，阿福冲了出去，捋了捋袖子便要打架。潘先生连忙劝，轿夫那边也不想打架，年老的轿夫向潘先生说好话做解释。隔着窗户望出去，祖母说：“还是你们潘先生能说会道，不像我们家那位，除了发急，连吵架都不会吵。”潘师母望着窗外说：“唉呀，能说会道有啥用，还是倪先生好，教书教得好，又能写文章赚稿费贴补家用。这帮乡下人，实在是勿讲道理，说好了十五只洋，真正没有办法。”

父亲和潘先生家的二官三官在客店内客店外窜来窜去。一会看自己家大人和轿夫吵架，一会又对小店墙壁上挂的绑着干电池的手摇电话机产生极大兴趣。最让他们觉得吃惊的是客店老板不停地打哈欠打瞌睡，他笑着对他们说了句什么，话刚说完，便把头抵在墙上，呼呼地打起呼噜。他这举动仿佛是在和孩子们开玩笑。打了一阵呼噜，老板猛地惊醒，非常抱歉似的对父亲他们笑笑，摇摇晃晃向客店外走去。潘先生如同见了救兵，过来一把拉住老板不肯丢，连声说：“老板，你评理，这帮抬轿子的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如何这么不讲理！说好十五元一顶轿子，说好的。”

“站长，从六码头到这，如今是什么年头，就十五元，那怎么行。站长你说句公道话。”那帮轿夫显然和老板熟悉，年老的一位轿夫向老板赔笑，一头一脸的巴结，明摆着是希望老板站在他们一边。

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”潘先生预感到老板有些靠不住，先声夺人地叫道，“敲竹杠也不是这么敲的，告诉你们，我和你们的马县长是熟人，我这还有他给我的名片，你们不信？”说着，果真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名片。

“如今这年头，你搬出个县长来吓唬谁？”面目最凶的那位轿夫脸上露出全不在乎的神情，“他县长当真能管这屁大的事？吓唬谁——”

“就吓唬你们。”阿福年轻好胜而且喜欢斗嘴。

其他几位轿夫有点害怕，互相对看了几眼。老板打了个哈欠，头一垂，又快要睡着。年老的一位连忙叫：“站长，莫睡莫睡，抽筒烟，抽筒烟。”

老板又是猛地惊醒，笑着说：“不碍事，不碍事。”一连串的哈欠，总算把眼睛睁开，“唉，大家出门在外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六码头到这，十五元，不低了，不低了。”

“站长，我们有老有小，怎能和你比，你是不在乎钱财的，我们，有老有小，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，我们怎能和你比？”

“十五元，不低了，不低了。”

很长时间没开口的祖父终于又一次气急败坏：“说好十五元的嘛，说话就得算数。你们这样，和强盗土匪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就是强盗土匪么。”阿福要紧帮腔。

“谁是强盗土匪？”

“就是强。土匪。”

“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”

潘先生再一次将祖父往一边推，做了个手势叫阿福别说话，扬了扬手中的那一大叠名片，说：“兵荒马乱，你们赚几个钱也不容易。辛苦一趟，适当地给你们加一些，完全可以，但是，狮子大开口不行，这不行。”

“那你说加多少——”

老板迷迷糊糊又要睡着，他硬打起精神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出门在外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”

第二章

父亲那一年只有十岁。小客店老板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，便是不停地打哈欠要睡觉。多少年以后，当我也是个十岁的孩子时，父亲第一次向我提到了这位老板。“那时候，我就像你现在这么大，老板呢，他得的是一种最奇怪的毛病。”这毛病的特点，就是人不可克制地老想睡觉。十岁的父亲在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一种病，他只是觉得好玩觉得滑稽。小客店的老板大约四十多岁，异乎寻常的肥胖，面颊没有规范地向两边铺开，过多的肉往旁边挤往下垂，滚圆的脑袋活像一只特大的文旦。父亲想起那白白光光文旦似的脑袋坐在那算账的样子就要笑。那是一幅非常滑稽有趣的图画，老板坐在正对着店门的账桌前，一只手按在翻开的红格子账簿上，另一只

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一粒算盘球，静止在那一动不动，一条口水从他肥厚的右嘴角挂下来，跌落在账桌上。

父亲他们到达小客店一个多小时以后，逃难的人开始源源不断地涌来。天知道那所谓的最后一班难民车什么时候才能进站。难民纷纷往小客店里挤，很快所有的房间床位都被占据。刚刚十岁的父亲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和他一般大的孩子们打得火热。因为对一位漂亮的小女孩过分亲热，父亲的举动引起了潘先生家的二官的妒嫉。潘先生家的二官有一双机灵的大眼睛，她比父亲大两岁，逃难途中，一直以父亲的保护人自居。当父亲决定要将自己的一支铅笔刀送给漂亮的小女孩时，潘先生家的二官立即提出严重警告，警告的内容是，如果父亲要奉献出讨好的礼物，他必须先退还潘师母赠给他的玩具手枪。

“还就还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父亲勃然大怒，一阵风地跑进小客店，从书包里掏出小手枪，风风火火往外走。大人们正在房间里商量着什么，潘师母看父亲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笑着问他怎么了。父亲说：“小手枪还给你好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祖母大声喝斥父亲，潘师母笑着说：“勿要紧，勿要紧，小人不开心，蹲在一道，总归要吵的，歇一歇就好。”父亲回转身，小手枪往潘师母腿上一放，往门外奔，奔了没几步，又退回来，蹲下，抱起老黑猫，带几分得意地慢慢往外走。大人们看见他那腔调，又好气，又好笑。

小客店门前难民的小孩越来越多。父亲抱着老黑猫，很傲慢地走过去，故意不看潘先生家的二官，走到那漂亮的小女孩面前，卖弄说：“这是老黑猫，才乖呢，它就听我的话。”

老黑猫的岁数几乎和父亲一样大，很肥胖，有那么点老态龙钟。它和父亲是最好的朋友，这次逃难，为了带不带老黑猫一起走，父亲狠狠地哭闹了几次。祖母说，这是逃难，性命攸关，活人都顾不过来，哪有时间照顾这猫。父亲说，老黑猫最乖了，它根本就不需要人照顾。又是哭，又是闹。临了，祖父说，好了，你别哭，也别闹，带就带吧，在路上跑了活该。出门的第一天，老黑猫就差点失踪。为了防止老黑猫再次逃脱，祖父想了个好办法，这就是在老黑猫的脖子上系一根绳子，像狗那样牵着。

“这是猫，又不是狗，”漂亮的小女孩提出了疑问。

“可是它比狗还听话。”

“真的？”漂亮的小女孩似信非信。

“老黑猫，摇摇尾巴，”父亲向它发布命令，“把尾巴竖起来！”

老黑猫的表现太让父亲失望，那一大群孩子虎视眈眈的注视足以使它惶恐不安，它一个劲地想往路边的林子里跑，父亲不得不一次次拉紧绳子。“老黑猫你怎么了？真讨厌。”一个崭新的念头突然出现在他脑海里，他神秘兮兮凑到漂亮的小女孩的耳边，轻声说：“老黑猫一定是发现了林子里有老鼠，它一定是发现了老鼠。”

“老鼠？”

“对，是老鼠。”

漂亮的小女孩直往后退：“我讨厌老鼠，讨厌老鼠。”

“我们一起去林子里玩？”

“不！”漂亮的小女孩变得很愤怒，“我讨厌老鼠！”

父亲一时不知所措，他不明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旁观的孩子们都在看笑话，潘先生家的二官幸灾乐祸。父亲赌气说：“不去拉倒，我自己一个人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说着，牵着猫，一本正经地往林子里去。

林子并不远，就在路边。父亲还没有走到林子里，潘先生家的三官喊住了父亲，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去林子里玩。三官比父亲小两岁，对父亲能有只老黑猫羡慕不已。他顾不上姐姐的警告，像兔子似的撒腿向父亲跑过去，跑到父亲身边，回过头来，招呼姐姐一起去玩。

“三官，不许去，”潘先生家二官摆出做姐姐的派头，“我非告诉姆妈不可，你当心一点好了。”

“阿姐，一起去嘛。”三官可怜巴巴哀求。

“你回来不回来？”做姐姐的话里充满威胁。

“二官阿姐，”父亲从内心里也不愿一个人到林子里去玩，放弃原则地讨好说，“我们一起去玩不好吗？一起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林子里有什么好玩的？”潘先生家的二官有些动心，她是位极要强的小姑娘，父亲带有讨饶意味的邀请已经给了她足够的面子，“有什么好玩的，当心碰到坏人。”嘴上这么说，人却向父亲他们走去。她的行动，带动了一大批难民的孩子，大呼小叫，一起向林子里涌去。只留下那位漂亮的小女孩在原地站着，孤零零的，一副遭遗弃的样子。

林子中的世界，对于一群逃难的城市孩子来说，有种说不出的新鲜。是深秋，满地落叶，厚厚的一层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像地毯，像是走在一张铺着好多层棉花胎的大床上。阳光灿烂，树枝上的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，一阵阵秋风吹过，稀

稀拉拉的残叶似鸟一样飞到地上。老黑猫在孩子们的吵闹声中有些慌张，害得父亲不时地要拉紧套在它脖子上的绳子。一只野兔引起了孩子们的激情，一片声地喊打，好一派混乱。潘先生家的三官在树根上绊了个大跟头，显然是摔疼了，试探着咧咧嘴，想哭，终于硬忍住，很勇敢地咬咬牙，跟在那帮孩子后面，发狂地拼命奔跑。

第 三 章

最后一班难民车迟迟没来，陆续赶到的难民急剧增加。都是从东面过来的难民，几天前，这里只是浙赣路上极不起眼的的一个四等小站，而现在已经成了这条铁路东头的终点站。西边来的列车开到这里，掉转方向，重又往西开去。仿佛到此就是到了后方的尽头，到了和平的尽头，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司机每次都绘声绘色地警告，说小日本说打过来就打过来，说小日本的种种厉害，说再也不会会有火车过来了，说让难民死了心吧，说傻等也没用。

越来越多的难民将小客店像饺子馅似的裹在当中，都用东边过来的口音交谈，上海话苏州话杭州话绍兴话宁波话，组成了一首吴方言会话的交响曲。时局显然太糟糕，失败离得